

特32

269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正史類

函

六八架

三號

一冊

資治通鑑

漢漢紀紀

一一

第六冊

資治通鑑卷第九

示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

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

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東書香

漢紀一起旃蒙協洽盡柔兆涸灘凡二年項羽之

漢王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語曰天漢其稱甚

美於是就國及滅項羽有天下遂因始封國名

而號曰漢 太祖高皇帝上之上 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

通鑑卷九 漢紀一 高皇帝 公牛大載

高以太祖為功最高而為帝

元年冬十月。古有三正，子為天正，周用之以十一月

歲首，寅為人正，夏用之以十二月，殷用之以十一月，為

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十月為歲首，高祖以十月至

霸上，因而革之，武帝太初元年定歷，沛公至霸上

改用夏正，始以寅為歲首，至于今，因之。沛公至霸上

井，考異曰：史記漢書荀悅漢紀皆云：是月五星聚東

井，按魏收後魏書高允傳：崔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

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歷

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于近，且漢元年冬十

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

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繆云何，允

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

箕，昏沒於中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何因背日而行

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浩曰：欲為變者，何

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

不可，下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東宮少傅游

雅曰：高君長於歷，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

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秦

聚於東井，非十月也，今從之，十月不言五星聚。秦

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

旁。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

此組謂綬也，所以帶璽也。組，總五翻，今綬分條是也。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為信，群下乃避之。漢官儀曰：子嬰上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漢傳國璽。沈約曰：高祖入關，得秦始皇田玉璽，螭虎紐。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後代名傳國璽。史記正義曰：天子有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皇帝信璽，凡事皆用之。璽，令施行，天子信璽，以遷拜封王侯之璽，以發兵，皆以武都紫泥封，虞喜志林曰：傳國璽，自在六璽之外。天子凡七璽，符說文曰：信也。韋昭曰：符，發兵符也。師古曰：符，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周禮：地官之屬有掌節，鄭玄注云：秦漢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三禮義宗曰：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為旌，旌之形，韋昭

軹音紙三
字宜在徐
廣曰上

據漢書
下宜補鄧
展曰三字

曰節使者所擁也。釋名云：為號令賞罰之節也。師古曰：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將命者持之，以為信。徐廣曰：軹道在霸陵。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漢宮殿疏曰：軹道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百步。括地志：軹音紙，軹道中。諸侯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事見上卷。秦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屬付也。屬吏者付之於吏，使監守之也。屬之欲翻。

賈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曰：招音翹，舉也。秦國、周、職、方、雍、州之八州有之。六國與秦俱稱王。是為同列。朝，直遙翻。稱，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六合，謂天地。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墮，讀曰隳。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

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音走。

秦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

具知天下阨塞。阨，乙革翻。塞，悉則翻。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

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

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邪？將為富家翁邪？凡此奢

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

留宮中。樊噲起于狗屠，識見如此，余謂噲之功當以諫留秦宮為上。鴻門請讓項羽次之。姓譜：周

宣王封仲山甫於樊，後因氏焉。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

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縞，素，有喪之服。謂吊民也。

御覽人事部引史記毒作良

史記本紀注竒作斐此從漢書注

所上疑脫邑字

通鑑卷九

漢紀一

林邦彥

夫為于偽翻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樂音洛此所謂助桀

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

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

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苛音何吾與諸

侯約先入關者王之王于况翻吾當王關中與父老

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

竒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

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抵至也當也服李二

說並得之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案堵如故案次

堵牆堵也言不遷動也去羗呂翻凡吾所以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

侵暴無忍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

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制縣大率方

十里一鄉所封食邑為于偽翻行下孟翻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

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

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

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使屯戍過秦中者秦中

吏卒遇之多無狀言無善狀也先悉及章邯以秦軍

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

秦吏卒多怨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

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

吾父母妻子奈何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召

通鑑卷九

漢紀一 高皇帝

四

公十七歲

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眾其心不服至關不聽

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賢入

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縣屬弘農郡師古曰今穀州縣括地志新安故城在洛州澠池縣東一十二里或說沛公

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聞項羽號章邯為雍王王

關中于况翻下欲王同王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

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內音納又如字今

翻從入者讀為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

之已而項羽至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

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項羽進至戲戲許沛公

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

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饗士卒期

且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

豐鴻門新豐縣本秦驪邑高祖七年方置史以後來

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孟康

曰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下阪口名也姚察

云在新豐古城東未至戲水道南有斷原南北二洞

是也水經注今新豐縣故城東三里有阪長二里餘

塹原通道南北洞開有同門狀謂之鴻門孟康言在

新豐東十七里無之蓋指縣治而言非謂地也自新

豐故城西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沛公兵十萬號

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

一本蔡上有改字

御覽天部
引史記急
上有宜字
項伯名經
字伯見史
記項羽紀
徐廣注

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周禮

眠浸氏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即後世所謂

望氣者也晉天文志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

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

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或氣象青衣人無手在日

西或如龍馬或雜色鬱鬱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

有左尹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

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曰毋俱死也張良曰

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

為于偽翻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料公士

卒足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

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

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嘗殺入臣活

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

長於臣父詩照翻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

張良出固要項伯要一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

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文類

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它盜之出入與

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

敢倍德也借讀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

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

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羽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羽。數所翻。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玦如環而有缺。增舉也。項羽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久不忍。若入前為壽。若汝也。師古曰。凡言為壽者。謂下進爵于尊者而獻無疆之壽。

史記正義
入軍門為

昌上宜補
音字

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坐。徂。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樂音洛。請以劍舞。項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盾音所。以蔽身者。軍門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撞。擊也。遂入。披帷立。在旁。釋名曰。帷。圍也。瞋目視項羽。瞋。怒目也。頭髮上指。目眦盡張。眦。才。賜。翻。又在項羽按劍而跽曰。跽。其紀。翻。計。翻。目際也。

史記項羽紀秦下有王字

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羽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其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羽曰：壯士復能飲乎？復扶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近其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

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今人方為刀俎，我方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鴻門去霸上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置留也，留車騎於鴻門，不以自隨。脫身獨騎，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姓譜：夏侯出自自公為楚所滅，其弟佗奔魯，魯悼公以佗出自夏后氏，受爵為侯，謂之夏侯，因而命氏。紀，春秋紀侯之後，以國為姓。持劍盾，步走從驪山下道芷陽間行。趣霸上。班京兆霸陵縣，故芷陽也。文帝更名間，空也。投空際而行，間古莧，翻趣讀如趨，嚮之趨，遂須翻，後以義推，又七喻。留張良，使謝項羽，以白璧獻羽，玉斗與亞父。沛公謂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

中。公乃入。度徒洛翻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

公不勝枵杓。不能辭。勝音升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

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項羽曰。

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師古曰督謂視責也脫身

獨去。已至軍矣。項羽則受璧。置之坐上。坐祖臥翻亞父受

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歎恨之聲音烏豎

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

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

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

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秦民初見沛公無所侵暴而悅及為項羽殘滅

一本貨寶
倒史記項
羽紀同此
從漢書傳

猴也下宜
補師古曰
三字

史記正義
三年屬上
為句

失其初所望也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

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思

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

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猴猶猴也。然果如人之言也。項羽聞之。烹韓生。項羽使人致命

懷王。懷王曰。如約。沛公言前約使項羽怒曰。懷王者。吾

家所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積功曰伐何以得專主約。天下

初發難時。謂初起兵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

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史記正義曰暴。浦北翻。又如字三年滅秦。定

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

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為

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游，即流也。言

乃徙義帝於江南都郴。史記曰：長沙郴縣，班志：郴縣，屬桂陽郡。蓋高祖定天下，方

分長沙為桂陽郡也。郴，丑林翻。二月，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為西

楚霸王。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

江南、長沙、豫章、為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孟

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師古

曰：孟說。是也。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班志：縣屬楚國。史記：羽

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惡，烏路翻。乃陰謀

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

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巴蜀漢中，

郡地也。班志：南鄭縣屬漢中，括地志：南鄭縣今梁州

治所。近世有李文子者，蜀人也。著蜀鑑曰：南鄭自南

鄭漢中，乃金洋均房等州六百里是也。秦既得漢中，

乃分南鄭以隸之，而置郡焉。南鄭與漢中為一自此

始。春秋楚人巴人滅庸，即今均房兩州地。班志：漢中

州治西城，今金州。上庸郡是也。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

塞，悉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班志：扶風槐

丘，懿王所都也。秦曰廢丘，高祖二年更名。韋昭曰：犬

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一十里。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

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欣為塞王。王

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韋昭曰：塞在長安東，名桃林

櫟陽音注
宜在塞上

通鑑卷九

漢紀一

十

公羊

通鑑卷之九 卷之九 本末丘莊

陽故城。在今雍州。樂陽縣東北二十五里。項梁嘗有

事得已。所謂有德於梁也。樂音藥。而立翳為翟王。王

上郡都高奴。以高奴屬上郡。近我翼。因以名國。班志。高奴

地。漢為膚施。高奴臨河。縣地。後魏置東夏州。後改延

州。以界內延水為名。董翳。項羽欲自取梁地。乃徙魏

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班志。縣屬瑕丘。申陽

者。張耳。壁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

河南王。都洛陽。北地志。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

輿地志。成周之地。秦莊襄王以為洛陽縣。三川守治

馬。後漢都洛陽。改為維。漢以火德忌水。故去洛旁水

而加雋。魏於行次為土。水之忌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雋而加水。韓王成因故

史記項羽紀治作都

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

王。王河內。都朝歌。殷都也。因以名國。徙趙王歇為代

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

地。治襄國。於此。置信都縣。屬鉅鹿郡。項羽改曰襄國。

余據班志。襄國縣屬趙國。信都縣屬信都國。漢葢又

分為二縣。宋白曰。趙王歇都襄國。今邢州所理龍岡

縣城也。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冠音古。故立布為

九江王。都六。廬江。尋陽分。為九。地理志。九江在尋陽

縣南。皆東合為大江。史記正義曰。九江郡。即壽州。番

楚自陳徙壽春。號曰郢。秦滅楚於此。置九江郡。番

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

都邾。班志。邾縣屬江夏郡。括地志曰。邾故城。義帝柱

在黃州黃岡縣東南二十里。番音婆。

真紀一 高皇帝

十一 公仲氏載

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

共音龔人姓也姓譜共商諸侯之國晉有左行共葉又云鄭共叔段後臨江孟康曰本南郡漢改為臨江

國江陵屬焉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都無終故無終子之國班志無終

縣屬北平郡非遼東郡界蓋羽令韓廣都于無終而令併王遼東之地故也燕將臧荼從

楚救趙姓譜臧姓魯孝公子臧僖伯之後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

都薊班志薊縣屬廣陽國師古曰今幽州縣水經注薊城西北隅有薊丘故名薊音計徙齊

王田市為膠東王都即墨齊將田都從楚救趙因從

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

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

陽史記正義曰博陽在濟北班志太山郡盧縣濟北王都豈博陽即此地耶余據濟北有博關博陽蓋

在博關之南也濟子禮翻田榮數負項梁數所角翻又不肯將兵從楚

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亦

不封客多說項羽曰張耳陳餘一體有功於趙今耳

為王餘不可以不封羽不得已聞其在南皮班志南皮縣屬

勃海郡關駟曰章武有北皮亭故此云南因環封之

三縣環音宦番君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侯漢王怒欲

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灌風俗通曰灌氏之後蕭何諫

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

也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誅於一

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誅與屈同臣信與伸同

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

秦。雍翟塞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

丞相。漢王賜張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

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遺于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

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兵。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

各帥其軍聽命於羽。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國。故總言罷戲下也。一說云。時從羽在戲水上。故言罷戲下。

此說非也。羽見高祖於鴻門。已過戲矣。又入秦燒秦宮室。不復在戲也。漢書通以戲為麾。許宜翻。各

就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

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漢京兆杜縣之南也。如

名。近世有程大昌者。著雍錄曰。以地望求之。關中。南面皆礙南山。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唯子午谷在長

漢書本紀無兵字

程大昌雍錄已見秦

紀二始皇二十六年注

安正南。其次向西。則駱谷。此蝕中。若張良送至褒中。

地理志。褒中縣屬漢中郡。師古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括地志。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李

文子曰。褒谷在褒城北。南谷曰褒。北谷曰斜。同為一谷。自褒谷至鳳州界一百三十里。始通斜谷。斜谷在

鳳翔府郿縣谷中。褒水所流。穴山架木而行。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

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師古曰。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蓋架木為

之。棧。士限翻。且示項羽。無東意。田榮聞項羽徙齊

王市於膠東。而以田都為齊王。大怒。五月。榮發兵距

擊田都。都亡走楚。走音榮留齊王市。不令之膠東。市

畏項羽。竊亡之國。榮怒。六月。追擊殺市於即墨。自立

為齊王。是時。彭越在鉅野。有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

越將軍印。使擊濟北。秋七月。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

并王三齊之地。三齊謂齊及濟北又使越擊楚。項王

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張耳之國。陳餘

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

不平。乃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曰。夏說讀項羽為

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於醜地。今趙王

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不聽。不義。願大

王資餘兵。擊常山。復趙王。請以趙為扞蔽。師古曰。扞

也。齊王許之。遣兵從陳餘。項王以張良從漢王。韓

王成又無功。故不遣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穰侯。

班志穰縣屬南陽郡已又殺之。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班志

武帝元狩六年。置臨淮郡。淮陰縣屬焉。史記正義不

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行賈曰商。坐取常從

人寄食。飲人多厭之。信釣于城下。有漂母。見信飢。飯

信。漂。匹妙翻。以水擊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

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

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

劍。中情怯耳。因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刺。七不能死。

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跨。跨。股也。漢書作跨。同耳。

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為不通。於是信熟視之。俛

史記淮陰侯傳坐下有法字漢書同

出袴下。蒲伏。伏音免。俯首也。伏蒲北翻。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

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

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數所漢王

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知名。為連敖。坐當斬。據史記

連敖典客。班表作票客。索隱以為誤。徐廣於周竈表以連敖為典客。蓋以信表為據。李奇曰。楚官名。如淳

曰。連敖楚官。左傳楚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為一官號。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

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滕公即夏侯嬰。初從高上

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

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說讀曰悅。言於王。王拜以為治粟都

尉。班表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都尉。亦未之奇也。信

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

謳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用。

即亡去。數所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

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

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

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

曰。諸將亡者。以千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

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師古曰。為國家之奇士。余謂何言漢國之士。僅

有信一人也。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長王于必

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願王策安所決耳。王

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吾為于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上時掌翻。坐。祖臥翻。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鄉讀曰嚮。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

新序善謀
篇故上有
綾字

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惟。史記作唯。漢書作唯。師古曰。屬下句讀如本字。余謂如漢書本文。則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噫叱咤。喑。於路翻。噫。卓怒氣也。叱。昌栗翻。卓。嫁翻。發。怒聲也。千人皆廢。晉灼曰。廢。然不能任。屬賢將。屬。欲翻。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索隱曰。嘔嘔。猶狗狗也。音吁。鄧展曰。和好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劓敝。忍不能予。蘇林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

御覽兵部
引史記散
作趙

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背蒲妹

况翻。下而王威王王當王同。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

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

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

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

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散。謂四散。而立功。劉

氏曰。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也。貢也。且三秦王為秦將。謂章邯。司馬欣。董翳三人。將秦子弟數歲矣。

所殺亡不可勝計。勝音升。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

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

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

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

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

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關中。秦

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

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

擊。師古曰。部分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漢

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春秋釋例。掩其不備。曰襲。班

故道。今鳳州。兩當縣。杜佑通典雍王章邯。迎擊漢陳

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又敗。班志。陳倉縣屬扶風

通鑑卷九 漢紀一 高皇帝 十七 公羊大義

也杜佑曰故城在縣東二十里班志好時縣屬扶風

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師古曰即今雍州好

時縣宋白曰漢好時故縣在今縣東南四十三里奉

天縣界好時故城是也李文子曰在今鳳翔天興縣

界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於

廢丘而遣諸將賂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以其地為

渭南河上上郡渭南後曰京兆令將軍薛歐王吸出

武關歐惡后翻因王陵兵以迎太公呂后項王聞之

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賈音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

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

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古以東鄉之位

於鴻門羽東鄉坐韓信東鄉坐李陵母私送使者泣

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母

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

怒亨陵母為于偽翻語牛項王以故吳令鄭昌為

韓王以距漢班志吳縣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

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

王曰遺于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

北擊齊燕王廣不肯之遼東臧荼擊殺之并其地

是歲以內史沛周苛為御史大夫班表御史大夫

副宰相應劭曰侍御項王使趣義帝行其群臣左

右稍稍叛之趣讀

二年冬十月項王密使九江衡山臨江王擊義帝殺

之江中九江王黥布衡山王吳芮臨江王共敖陳餘悉三縣兵與齊

兵共襲常山常山王張耳敗走漢謁漢王於廢丘漢

王厚遇之陳餘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

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為于偽翻留

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張良自韓間行歸

漢間古漢王以為成信侯良多病未嘗特將特將未嘗獨將

兵也將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王如陝陝失

鎮撫關外父老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漢王

以韓襄王孫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信急擊韓王

昌於陽城昌降十一月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

王漢王還都櫟陽諸將拔隴西春正月項王

北至城陽齊王榮將兵會戰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

項王復立田假為齊王遂北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

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所過多所殘滅齊民

相聚叛之漢將拔北地虜雍王弟平章平也雍

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臨晉法見三卷郝王五年師

晉境即今之同州朝邑界也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

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

書里中社孔穎達曰按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群立社

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

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

平為宰。師古曰：宰，主也。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

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諸侯

叛秦，平事魏王咎於臨濟，為太僕。班表：太僕，秦官，掌

王所置，蓋太御衆僕之長也。濟，子禮翻。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

後事項羽，賜爵為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殷王及項羽使平

擊降之，還拜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師古曰：言無幾時。

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

與印，使使歸項王，而挺身間行。挺身，待得翻，拔也。言平拔身間出而行也。

杖劍亡，渡河，歸漢王於修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

王召入，賜食，遣罷就舍。平曰：臣為事來。偽子所言不

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說，讀問曰。子之

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即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

典護軍。使平典護軍而諸將盡謹曰：謹，音喧，譁然。大

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及使

監護長者。監，古銜翻。漢王聞之，愈益幸平。漢王南渡平

陰津，至洛陽新城。班志：平陰縣屬河南郡，水經：河水

陰，洛陽縣屬河南郡。新城，時屬縣界。惠帝四年，始置

新城縣，括地志：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十里。本漢新

城也。隋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三老董公遮說王曰。班表：十

四庫全書
史記考證
云諸將盡
謹，索隱漢
書，作皆怨
案漢書作
盡謹，與索
隱所據本
異

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秦制橫道自言曰遮說式芮翻臣聞順德者昌逆

德者亡兵出無名伐有罪則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

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放謂遷義帝于

中殺讀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文顯曰

已有仁天下歸之可不勇而天下自服大王宜率

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

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

而大哭哀臨三日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也師古曰

曰臨力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

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

三河士韋昭曰河南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

楚之殺義帝者史記正義曰南收三河士發關中兵

下東行至徐州擊楚余謂正義之說迂矣三河在彭

城之北已不可謂南收三河士若發關中兵南浮江

漢獨不能出武關而浮江漢而必入子午谷至漢中

而下漢水邪况子午道此時亦未通鑿其可引之而

為說乎此特言發三河士以攻其北又南浮江漢下

兵以夾攻之也服虔曰漢名王為諸侯師古曰非也

當時漢未有此稱號使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乃

直言諸侯及王耳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遺

李餘乃遣兵助漢田榮弟橫收散卒得數萬人起

城陽史記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余考正義所謂

會戰之地榮既敗而北走死於平原羽遂至北海燒

夷城郭室屋則濟陰之城陽已隔在羽軍之後田橫

所起蓋班志城陽國之地春秋莒之故墟也羽既連戰未能克橫而漢入彭城遂南從魯出胡陵至蕭以擊漢莒魯舊為隣國則此城陽為莒之故墟明矣夏四月立榮子廣為齊王

以拒楚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

萬人伐楚到外黃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項羽併王梁楚徙魏王

越所下外黃十餘城皆梁地也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遂入彭

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魯即白

一本唐作

也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

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臣瓚曰穀泗二水皆在沛郡

西蕩蕩渠東過沛郡相縣又逕彭城郡之靈壁東而東南流項羽敗漢王處也漢書又云東逼穀泗服虔

曰水名也在沛國相縣界又詳睢水逕穀熟而兩分而睢水為斷水故二水所在枝分通為兼稱穀水之名蓋因地變然則穀水即睢水也睢水又東南至下

南至下邳入淮孟康曰靈壁故小縣在彭城南史記正義曰靈壁故城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漢軍却為楚所擠也又子誥翻排率十餘萬人皆入睢水

靈壁注宜在睢水前

水為之不涼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

史記項羽
紀楚軍下
有楚軍二
字

運鏡考ノ

漢紀一

才力上非

屋揚沙石。竊冥晝晦。逢迎楚軍。大亂壞敗。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楚亦使人之沛。

取漢王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服虔曰。元。長也。食邑于魯。韋昭曰。元。謚也。師古曰。公主。惠帝姊也。以其

最長。故號曰元。不得為。載以行。楚騎追之。漢王急。推。隨二子車下。推。吐。雷翻。滕公為太僕。滕公。夏侯嬰也。史記

東。賜爵封轉為滕公。漢書曰。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班表。太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眾僕之長。中大夫也。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今雖急。不可

以驅。奈何棄之。故徐行。漢王怒。欲斬之者十餘。滕公率保護脫二子。車。子。恤翻。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

王。不相遇。及遇楚軍。審。姓。食其。名。食其。音異。基。將。間。行。以。避。楚。軍。乃。及。與。楚。軍。相。遇。

也。間。古。竟。翻。下。同。楚軍與歸。項王常置軍中。為質。質。音。致。音。是。時。

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班志。下邑。縣。屬。梁。國。梁。國。秦。碭。郡。漢。改。焉。宋。白。曰。今。宋。州。碭。山。縣。即。古。下。邑。城。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

諸侯皆背漢。復與楚。背。蒲。翻。妹。塞王欣。翟王翳。亡降楚。田橫進攻田假。假走楚。楚殺之。橫遂復定三齊之地。

漢王問群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奔之。誰可與共。功者。師古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與。人。合。其。立。功。共。破。楚。也。余。謂。等。奔。之。者。言。捐。以。與。人。

與奔。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及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

通鑑卷九

漢紀一 高帝

二十三

松井氏藏

史記英布傳無軍字漢書同

漢書

卷九

十一

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翻即欲捐之捐

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九江

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軍數千人行漢之破楚彭城

布又稱病不佐楚楚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謂讓。數

角翻以辭相責曰謂讓謂才笑翻。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

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師古曰多

欲親用之以故未之擊漢王自下邑徙軍碭遂至虞。

班志虞縣屬梁國師古曰今宋州虞城縣宋白曰謂古虞國舜禪禹封其子商均於虞少康奔虞即此謂

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

不審陛下所謂。姓譜隨姓隨侯之後又云杜伯之玄孫會為晉大夫食采于隨曰隨武子

後因以漢王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倍

妹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

使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

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傅讀曰附孟康

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

二寸以下為罷漢議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

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又曰年

五十六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

著名籍給公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

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京縣秦屬三川郡漢改曰河南郡即

鄭共叔所居京城也應劭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括地志京縣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滎陽

漢書

卷九

十一

十一

十一

滎陽注宜
在京縣上

一本史上
有又字

御覽治道
部引史記
中作忠

御覽無不
字漢書同

通鑑卷九

漢紀一

杜井氏

縣即大索城杜預曰成臯城東有大索城又有小索
故城在滎陽縣北四里宋白曰滎陽縣故城在鄭州
滎澤縣南十七里平原上索水逕其東即項羽圍漢
王處秦三川郡亦曾移理於此括地志所謂滎陽縣
即大索城乃唐之滎陽縣晉灼曰索音冊師古音求索之索楚騎來衆漢王擇軍
中河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班志
重泉縣屬馮翊括地志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
南四十五里姓譜齊太公之後有公子駱子孫以為
氏史記惡來革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
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如淳曰傳音附猶言隨從者
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騎
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
西漢王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括地志敖倉在

鄭州滎陽西北十五里縣門之東
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屬之欲翻

周勃灌嬰等言

于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孟康曰飾冠以玉光
好外見中無所有也

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

楚不中中竹仲翻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

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

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

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

行尾生古之信士或曰即微生高孝已
商高宗之子以孝行著行下孟翻而無益勝負

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

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不讀日否盜嫂受金又何足疑

通鑑卷九

漢紀一

高帝

二十五

公井氏

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聞漢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裸，即果翻。赤身也。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謁，謂也。歸，謂也。至則絕河津，反為楚。豹都平陽，在河東，故斷其津，濟以拒漢軍，為于偽翻。

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子盈為太子，赦罪人。

漢兵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盡定雍地，以為

中地。北地、隴西郡。自置中地郡，後至九年罷屬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為右內史、太初

元年更名主爵都尉，為右扶風。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

就食蜀漢。初，秦之亡也，豪桀爭取金玉。宣曲任氏獨

窖倉粟。漢有長水宣曲，高祖功臣有宣曲侯，蓋地名也。張揖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師古曰：宣曲，觀名，索隱曰：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京輔，今闕其地。窖，工孝翻。穿地以藏粟也。及楚漢

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

以此起富者數世。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

關中，侍太子，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事

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

口，

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調徒漢王使酈食

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

詈諸侯群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復扶於是漢

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食

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姓譜柏柏皇氏之後穎項

拍國為王曰是口尚乳臭言其少不經事弱不任安

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

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

參吾無患矣韓信亦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

乎酈生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魏王盛兵蒲

坂以塞臨晉塞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

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班志夏陽縣屬馮

惠文王十一年更名史記正義曰夏陽在同州北韓

城界木罌服虔曰以木押縛罌釜以渡也韋昭曰以

木為器如罌釜以大腹小口者也罌一政翻康於耕切

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滎陽傳直

言下以驛馬傳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漢之

敗於彭城而西也陳餘亦覺張耳不死即背漢背蒲

韓信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

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

擊趙代時趙王歇王後九月信破代兵禽夏說於闕

容齊隨筆
云漢書功
臣表云祝
阿侯高邑
以將軍屬
淮陰擊魏
罌度軍益
此計由邑
所建也

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資治通鑑卷第九終

秋月胤永同校點

資治通鑑卷第十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二起疆國作 靈盡著 雍閭茂凡二年

太祖高皇帝上之下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

陘音刑杜佑曰井陘口在鎮州鹿泉縣今謂之

土門按宋白續通典鎮州石邑縣有井陘山甚險固

又度泉縣本漢石邑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至德初

改名獲鹿又井陘縣穆天子傳天子獵于錫山即此

地注云燕趙謂山脊為陘陘山在縣東南十八里四

方高中央下如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

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鬪謂乘取代之勝其鋒

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蘇後爨也蘇取薪

也韓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方軌謂騎不

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鄭康成曰行

也止居曰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

重師古曰間路微路也間古覓翻師古曰輜衣車也

輜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釋名云

輜重也所載衣服雜輜重直用翻雜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

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

致於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嘗自稱義

兵不用詐謀奇計曰韓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擊

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韓信使人間視知其

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

三十里止舍止軍而舍息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

傳發傳令軍人持一赤幟漢旗幟皆赤從間道算山

而望趙軍如淳曰算音蔽依山以自覆蔽也杜佑曰

陘山亦在石邑意間道算山即此地師古曰蔽隱于山使敵不見誠曰趙見我走必

史記淮陰侯傳當作常漢書陸本並同

四庫全書史記考證云案算說文云蔽也从竹鼻聲刊本算訛算考漢書亦訛據素

隱及說文改

通鑑卷十

漢紀二

井井井井

其裨將傳餐。曰。服虔曰立駐傳餐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餐言破趙乃當共飽食也餐千安

翻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曰趙已

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

行戶剛翻恐吾至阻險而還也。信蓋謂趙聚兵塞井陘之

阻險而還鋒便縱兵接戰則信必將乃使萬人先行出

背水陳。史記正義曰綿蔓水自并州北流入井陘趙

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

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佯棄鼓旗走

水上軍。走音奏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

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師古曰

言決意必死不可敗。敗補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

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

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以

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將即亮翻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

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

水上。水經註泜水即井陘山水世謂之鹿泉水東北

又丁禮翻禽趙王歇。諸將劾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

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

曰。破趙會食。倍與背同蒲妹翻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

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

御覽兵部引史記鼓旗倒

通鑑卷十

漢紀二

高皇帝

三

井井井井

地而後生。孫子九地。疾戰則存，不戰則亡。為死地，曹操註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不得，退有

者。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

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師古曰：言如忽入市廛，驅其人以赴戰，非素所習練者也。其

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子之生地，皆走，寧

尚可得而用之乎？與下同。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

也。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

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子讀曰：與。鄉讀曰：嚮。問曰：僕欲北伐燕、東

伐齊，何若而有功？何若，猶言何如也。廣武君辭謝曰：臣敗亡

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權，所以稱物見其輕重也。左車蓋謂兵者國之大事，如已

者，敗亡之餘，不足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

在秦而秦霸。百里奚，虞之大夫，虞公不能用，以非愚

于虞，而智于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

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

得待耳。言得待左，右以求教。今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

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東下井陘，不終

朝而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

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褊衣甘食。褊，音瑜，靡也。此言當

不能自得其生業，皆輟耕釋耒，褊其衣，遠計傾耳以待

命者，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罷，讀曰疲。其實難

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

下同二字

御覽何若

一本得作保

得攻之不拔。情見勢屈。兵詭道也。乘勢以為用者也。見顯露也。屈盡也。吾之情見。

則敵知所備。勢屈則敵得乘吾之隙矣。見賢通翻。屈其勿翻。吾曠日持久。糧食單竭。

單與殫同。盡也。燕既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

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

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由從也。言

當從何計也。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

鎮撫趙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

路。首式救翻。頭之所向曰首。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

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暴其所長于燕。暴顯也。示也。露也。燕必

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

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

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

而靡。遣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楚數使

奇兵渡河擊趙。數所翻。張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

城邑。發兵詣漢。甲戌晦。日有食之。月盡為晦。十一月。

癸卯晦。日有食之。隨何至九江。九江太宰主之。此太宰非

周官之太宰。漢奉常屬官。有太宰師。古曰。具食之。三官信使入國。必使人為之主。時布使太宰主何也。三

日不得見。隨何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漢為弱也。此臣之所以為使。說輸芮翻。下同。使疏吏翻。使何得見。

言之。而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使何等二十人。

伏斧質九江市。足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倍與背同。蒲妹翻。

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

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九江王曰。寡人北鄉

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

臣事之者。鄉讀曰嚮。下同。必以楚為疆。可以託國也。項王伐

齊。身負版築。為士卒先。李奇曰。版。墻版也。築。杵也。大王宜悉九江

之眾。身自將之。為楚前鋒。將即亮翻。今乃發四千人。以助

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入彭城。項王

未出齊也。大王宜悉九江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

下。大王乃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

孰勝。垂拱者。垂衣拱手也。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

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

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疆。天下負之以

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背。蒲翻。漢王收諸

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

乘塞。徼。循也。凡邊謂之邊徼。蓋使下人循徼。禁姦非。因以名之。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障。以徼繞邊陲。

常守之也。徼。吉吊翻。乘。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楚人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言

自彭城至滎陽成臯中間有梁地。間之。彭越時。及老

梁地是楚之敵國也。故云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楚

弱轉糧千里之外。漢堅守而不動。楚進則不得攻。退

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

機當作讓

一本倍楚
下注有倍
與背同蒲
妹翻七字

傳舍解已
見秦紀三
二世三年

龍姓解詳
見下

一本服上
有謂字

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易以鼓翻。臣非以九江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九江必大王有也。九江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洩也。楚使者在九江。舍傳舍。傳舍。客舍也。前客舍之而去。後客復來。舍之傳相受也。故謂之傳舍。傳直戀翻。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

事已構。師古曰。構。結也。言背楚之事已結成。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九江。且。子余翻。龍且。名。數月。龍且破九江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兵殺之。乃間行。與何俱歸漢。十二月。九江王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見。賢。遍翻。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師古曰。高祖以布先久為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禮。令布折服已。而羞其惟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此權道也。帳。若今之帳設也。御。服御也。從。才用翻。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眾數千人。

一本字上有其字

歸漢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出成臯楚數侵奪漢甬道

數所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音異

翻弱也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

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

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此其君臣百姓

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

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衽衣襟也鄉讀漢

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言將使食其行使

使佩之趣讀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

子房前子房張良字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

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

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時漢王

良言願借食前之箸就用指畫昔湯武封桀紂之後

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度徒今陛下能制項籍之

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

之囚封比干之墓商容殷賢人里門曰閭表顯異也

紂囚箕子殺比干武王克殷釋箕子囚紂比干墓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馮於馬徒

欲以此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武王欲以為三公

辭而不受鄭玄曰商家樂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

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服虔曰巨橋倉名許慎

漢書張良傳巨作鉅服虔注同

杜佑曰鉅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臣瓚曰鹿以賜

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畢。偃革為軒。

蘇林曰。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曰。軒。曲周屏車。如淳曰。革者。革車也。

軒者。赤黻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今

陛下能乎。其不可四也。復扶又翻。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

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也。華。化。翻。放牛桃林之陰。晉

曰。桃林。在弘農閿鄉南谷中。山海經曰。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圍三百里。十三州記。弘農有桃

丘。聚。即桃林也。師古曰。桃林。山谷在閿鄉縣東南。西南去湖城縣三十五里。以示不復輸

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

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

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

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夫

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服虔曰。惟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

而從之。晉灼曰。當今惟楚大。無有彊之者。若復陛下立六國。六國皆撓而從之。陛下安得而臣之乎。陛下

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也。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

漢王輟食吐哺。罵曰。哺。音步。食在口中者。豎儒。幾敗而公事。汝

也。公尊稱也。高祖嫚罵人。率曰。令趣銷印。而公乃公。蓋自尊辭。幾居依翻。

荀悅論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

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

其臨時之宜。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

實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也。初張耳。

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為樹黨。事見七卷秦元

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

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

必欲亡項也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

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

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

漢王所謂割已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

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事見

秦二世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卞莊子刺虎管

三年傷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鬪則大者傷小者亡從施之

綱目無上而字

綱目下乘作承

卷三年三字衍

戰國之時隣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

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

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敵

之斃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

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

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泜水之上而趙不

能敗。事見上彭城之難漢王戰于睢水之上士卒

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事見上卷二何則趙兵

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出

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

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彊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喪息浪翻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豫設，變不可先圖也。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鍾離古鍾離子龍姓，出于龍伯氏，又曰出于舜納言之龍，師古曰：昧，莫曷翻，其字從木末之末，且子余翻，不過數

人耳。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間古莫翻項王為人，意思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羽使使至漢，陳平使為大牢具。大讀曰太，古者諸侯遣使交聘，其牢禮各如其命數，以三牲具為一牢，秦滅古法，軍興之時不能備古之牢禮，故以太牢具為盛禮，孔穎

達曰按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太牢也
 是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太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
 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後世衰亂玉藻云天子日
 食少牢朔月太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
 夫日食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豚故內
 則云見子具朔食註云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
 豕士特豚諸侯祭以太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
 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
 饗食賓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諸侯待賓皆舉進
 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也
 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
 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去肴肉更以惡草楚使
 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
 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
 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未至彭城疽

發背而死疽千余翻五月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

急矣臣請誑楚誑居况王可以間出間古於是陳平

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

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羽

曰以犀牛尾為之大如斗或在駢頭或在衡應劭曰

西南夷長鬣牛也似牛而四節腹下及肘皆有赤毛

長尺餘而尾尤佳其大如斗天子之車左纛以此牛

尾為之繫之左駢馬輓上蓋馬在中曰服在外曰駢

駢即駢也安最外馬頭上以亂馬目不令相見也纛

徒倒翻曰食盡漢王降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

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韓王信與周苛魏

豹縱公守滎陽縱千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

漢書本紀
 楚下更有
 楚字綱目
 紀事本末
 陸本皆同

去矣。羽燒殺信。周苛、樅公相謂曰：「及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

轅生說漢王曰：「轅，姓也。姓譜：陳大夫轅濤，塗之後。漢以其所本考之，亦與爰表二姓通。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

引兵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師古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

勞來還定，安集之。春秋左氏傳曰：群臣輯睦，他皆類此。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

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班志：二縣屬南陽郡。史記正義曰：宛，鄧州縣。葉，汝州縣。宛，於元翻。葉，式涉翻。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

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常往來為漢游

兵，擊楚絕其後糧。是月，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睢，音雖。羽乃使終公守成臯。終，姓也。姓譜曰：陸終之後。

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滎陽

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敵也。」

羽烹周苛，并殺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逃。

漢書：逃作跳。如淳音逃。史記：項羽紀作逃。索隱曰：徒彫翻。晉灼曰：跳，獨出意。如淳曰：逃，謂走也。余謂左氏

傳例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太史公蓋用此例温公仍之逃當如字獨與滕公共車

出成臯玉門張晏曰玉門成臯北門北渡河宿小修武傳舍晉灼

曰在大修武城東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

其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

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循行備守

趙地行下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諸將

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

之鞏班志鞏縣屬河南郡即東周君所居汝洛地圖云鞏固也鞏縣在洛水之間言四面有山可以

鞏令其不得西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隋天文志

屬也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孛者孛孛然非常惡

一孛字

孛星解已見周紀三報王十年孛孛然行

敵不明有所傷害晏子曰君若不改孛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由是言之災甚於彗孛蒲內翻又蒲沒翻班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理臨江王敖薨子尉嗣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廷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引兵臨河南鄉軍小

修武欲復與楚戰鄉讀曰嚮復扶又翻郎中鄭忠說止漢王漢制

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皆屬郎中令說式芮翻使高壘深塹

勿與戰斬七漢王聽其計使將軍劉賈盧綰將卒二

萬人縮烏板翻騎數百度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

聚以破其業師古曰積聚所蓄軍糧芻藁屬也積子賜翻聚才喻翻無以給項

王軍食已而楚兵擊劉賈賈輒堅壁不肯與戰而與

彭越相保彭越攻徇梁地下睢陽外黃等十七城

昨陽秦縣屬二陽郡漢屬梁國故微子所封國也唐為宋州宋城縣杜佑曰漢外黃故城在陳留郡雍丘縣

東春秋齊桓公會此九月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諸侯於葵丘即此

成臯即漢王欲挑戰挑徒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

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引兵東行擊陳留

外黃睢陽等城皆下之漢王欲捐成臯以東屯鞏

洛以距楚酈生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

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大戴禮曰食穀者智慧而巧古史考曰古者始毛飲

血燧人氏鑽火而人始裹肉而燔之曰炮神農時人方食穀如米於燒石之上而食之及黃帝時始有釜

道成矣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

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教倉乃引而東令適率

分守成臯適讀曰適適來謂卒之此乃天所以資漢

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易以自奪其便臣竊以為

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海內搖蕩農

夫釋耒耒手耕曲木也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

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教倉之粟塞成臯之險

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口在代郡師古曰

瓚說是壺關無飛狐之名地道記恒山在上曲陽縣

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峽號飛狐

口北則代郡也水經註代郡南四十里有秦漢故代

郡城西南有山俗號蜚狐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

制之勢謂因地形而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

通鑑卷一

漢紀一

高皇帝

十五

松井氏藏

新序善謀
篇萬上有
十字史記
漢書酈食
其傳並同

謀取敖倉。食其又說王曰。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齊地東至海南。南至太山。故曰負海岱。西阻清濟。北阻濁河。故曰阻河。南近於楚。近其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以下食其勸取序分為二者是。臣謂上曰善。乃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天子何所歸。酈生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

新序負作
實

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樂音洛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毛晃曰。背恩亡德。負倍與背同。蒲殊翻。於入之功。無所記。於人之臯。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破北魏。河自砥柱以上。龍門以下。為西河。索隱曰。北魏謂魏王豹。約國於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於安邑為東也。出井陘。誅成安君。此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

一本歷下
下有軍字

鄼生之說形格勢禁之說也蓋據教倉塞成臯則項羽不能西守白馬杜太行距蜚狐則河北燕趙之地盡為漢有齊楚將安歸乎白馬津在唐滑州太行阪在唐澤州界杜佑曰蔚州飛狐縣漢廣昌縣地飛狐口在縣北即漢之飛狐王疾先下漢王齊國可得而保也不然危亡可立而待也先是齊聞韓信且東兵使華無傷田解將重兵屯歷下以距漢先悉薦翻華姓譜宋華父督始立華氏張揖曰濟南歷山之下余據鄼食其傳曰軍於歷城則歷下即濟南郡歷城縣及納鄼生之言遣使與漢平乃罷歷下守戰備與鄼生日縱酒為樂樂音韓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鄼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辨士蒯徹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間古寬翻寧有詔止將軍乎何

以得毋行也且鄼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軾車前橫木人所憑者掉徒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及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遂渡河

四年冬十月信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鄼生為賣已乃烹之引兵東走高密高密縣在膠西宜帝本始元年為高密密國宋白曰高密春秋時晏平仲所食邑使使之楚請救田橫走博陽此史記也班書作橫走博陽近清河博關此正韓信自趙進兵之路臨淄既破君相皆出走其後韓信既虜田廣於濰水灌嬰又敗田橫於贏下贏縣亦屬太山郡括地志故贏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唐之博城漢太山之博縣守相田光走城陽相息將軍田此博陽即博城之陽亮翻將軍田

既軍於膠東。括地志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古齊地漢為膠東國以其地在膠

水之東也。楚大司馬咎守成臯。漢數挑戰。挑徒所角翻楚

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

淳曰汜音祀左傳曰汜在鄭地臣瓚曰高祖攻曹

咎於成臯咎渡汜水而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師

古曰瓚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鄭地汜呼之

云在襄城則亦非此汜水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

音祀索隱曰此水今見名汜水音似臣瓚說是張晏

曰在濟陰亦未全失按古濟水當此截河而南又東

流溢為滎澤水南曰陰此亦在濟之陰非彼濟陰郡

耳括地志汜水源出洛州汜水縣東南三十二里方

之山山海經浮戲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

國金玉貨賂。咎及司馬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

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

括地志東廣武西廣武在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戴

延之西征記曰三皇山上有二城東曰東廣武西曰

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百步汜水從廣澗中東南

流今澗無水城各有三面在教倉西郭緣生述征記

曰一澗橫絕上過名曰廣武相

對皆立城塹遂號東西廣武就教倉食。項羽下梁

地十餘城。聞成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

滎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數

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

史記項羽紀俎上有高字漢書傳綱目陸本並同漢書而作迺注同史記注櫓下有方面人三字

如說俎是俎在呂翻方言周晉秦龐謂父為翁若汝也而亦汝也古者以櫓盛羹今之側盃有兩耳者是也

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

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項王謂漢

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師古曰：匈匈，喧擾之意。公休許容翻。徒以吾兩

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

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三令壯

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輒射殺之。應劭曰：樓煩，胡人也。

李奇曰：後為縣，屬雁門。此縣人善騎射，謂士為樓煩。取其稱耳，未必樓煩人也。師古曰：李奇說是射而亦

翻。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

瞋目叱之。瞋，昌真翻。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

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問之。間，微問也。間，工莫翻。乃項王

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即，就也。從也。相與臨廣

武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數，所具翻。

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

不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

帝冢，收私其財。罪四。收私者，收取其財以為私有。殺秦降王子嬰。

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

徙逐故王。罪七。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

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

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

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

御覽地部
引漢書間
作淵

史記項羽
紀漢書傳
並故王作
故主綱目
紀事本末
皆同

師古曰三字宜在捫音上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漢紀三十一

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

中吾指捫音門模也師古曰傷臂而漢王病創臥初

良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彊其兩翻母

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行下孟翻疾甚因馳入成皋韓

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號二十

萬以救齊與齊王合軍高密客或說龍且曰漢兵遠

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孫子

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曹操曰士卒不如深壁令齊

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信臣常所親亡城聞王在楚

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地齊城皆反之其

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

為以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

無兼人之勇事見上卷元年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

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也十一月齊楚

與漢夾濰水而陳徐廣曰濰水出東莞而東北流至

琅邪箕縣東北至都昌入海水經註濰水逕高密縣

故城西韓信與龍且夾水而陳即此處維音維陳讀

陣韓信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盛時引

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

也遂追信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

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漢紀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公羊傳

一本下下
注有敗蒲
邁翻四字

北至城陽。虜齊王廣。史記正義曰：城陽雷澤縣是也。在濮州東南九十一里。余據班

志：濟陰郡城陽縣。雷澤在西北。此梁地也。自濰水追

北至城陽。此乃漢城陽國之地。正義此誤。與上卷二

年田橫起。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進至博陽。田

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軍於贏下。

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嬰進擊齊將田吸於千乘。千乘縣屬

北海郡。高祖分置千乘郡。括地志：千乘故曹參擊田

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乘繩證翻。既於膠東，皆殺之，盡定齊地。立張耳為趙王。漢

王疾愈，西入關，至櫟陽。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師古曰：縣

首於木上。曰梟。索隱曰：欣自剄於汜水上。留四日。復

今梟之櫟陽者，以其故都故梟以示之也。如軍。軍廣武。韓信使入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

覆之國也。南邊楚。師古曰：邊近也。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發

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

為主。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

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為守，不

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

王耳，何以假為？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

徵其兵擊楚。操七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台人

武涉。盱台音怡。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

勦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

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分扶奪人之地，已破

一本蒲妹
翻作與皆
同

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
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厭于且漢王不
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數所角翻史記正義色皮翻項王憐
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倍蒲妹翻下同復擊項王其不可親
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
必終為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
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
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
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參分即三分
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

倍字音衍

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郎中執戟宿衛信先仕楚為郎中故云然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倍蒲妹翻
下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曰與解衣衣我
推食食我衣衣下於既翻推吐雷翻食食下祥吏翻言聽計用故吾得以
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
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知天下權在信乃以相人
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
之背貴乃不可言以微言動信言背漢則大貴也相息亮翻韓信曰何謂
也蒯徹曰天下初發難也難乃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志
在滅秦所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肝膽塗地父子
憂者唯此

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暴步木翻。又如字。凡暴露之暴。皆同。勝音升。楚

人走彭城。轉鬪逐北。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于

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

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

功。折北不救。折挫也。北奔也。不救者。不能自救也。折而設翻。此所謂智勇俱

困者也。百姓罷極怨望。無所歸倚。罷讀曰疲。以臣料之。其

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

命懸於足下。懸讀曰懸。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誠

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

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

疆齊。從趙燕。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

為百姓請命。師古曰。齊國在東。故曰西鄉。止楚漢之戰。國士卒不死亡。故曰請命。鄉讀曰嚮。

同。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疆。以立

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

膠泗之地。膠泗二水名。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

朝於齊矣。師古曰。深拱猶高拱也。朝直遙翻。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

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

遇我甚厚。吾豈可鄉利而倍義乎。蒯生曰。始常山王

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廩陳澤

之事。常山王殺成安君。泚水之南。頭足異處。此二人

一本章勇
翻作上聲
二字

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卒子恤翻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失於張騫陳澤者，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也。亦誤矣。大夫種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之於句踐也。種章勇翻，此句音鈞。此二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

歸乎？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徹

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

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復扶又翻。

計者事

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

鮮息善翻。

故知者決

之斷也。

斷丁亂翻。

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

毫長毛也。十毫

為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

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

不再來，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

奪我齊，遂謝蒯徹。

謝者辭之使去也。

因去，佯狂為巫。

秋七

月，立黥布為淮南王。

八月，北貉燕人來致臬騎，助

漢。

應劭曰：北貉國也。臬健也。張晏曰：臬勇也。若六博之臬也。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

蓋貉人及燕皆來助漢。孔穎達曰：經傳說貉多，是東夷故職。方掌九夷，九貉，鄭志答趙商云：九貉即九夷也。又周官：貉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貉讀與貉同。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

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棺工喚翻斂力贍翻與也。送也。傳四方歸心焉。是歲以中尉周昌為御史大

夫。班表：中尉秦官，掌徵循京師。昌，苛從弟也。用翻。

苛下疑脫之字

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

侯公說羽，請太公。太公，呂后為楚所羽乃與漢約，中

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文穎曰：於滎陽

洪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

官渡水也。應劭曰：滎陽東南二十里，蓋引河東南入

淮，泗也。張華曰：大梁城在浚儀縣，此縣西北，渠水東

史記本紀洪作鴻漢書綱目並同毛晉汲古閣本漢書作洪

之，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洪溝。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為官渡水。杜佑曰：鄭州滎陽縣西有鴻溝，楚漢分

境之。九月，楚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

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

少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

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史記正義：遺，唯季翻。余謂音如字，亦通。遺留也。

漢王從之。

資治通鑑卷第十終

秋胤
箕輪
永醇
同校點

